

程

錢閣訓林記卷之三

閣學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訥博學強記動遵矩矱性遲重不妄言笑登元至正癸卯進士任鹽山縣令洪武十三年徵為國子助教橫經發難繫部廓塞學者如歸嘗同諸儒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就雅稱

上意遂遷學士十五年五月命撰宣聖廟碑文賜衣帽文綺鈔錠秋七月庚戌

上謂訥曰朕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
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
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
寢薄所以然者視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
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
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
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
長乂者以此而已是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上覽
之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
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可乎蓋自知而用則所

見者狹知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下
人主豈能知之必賴群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所舉
在何如爾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
故觀其舉者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月以訥為文
淵閣大學士制曰朕觀古今賢者遇君有遲速名譽
有先後昔望于蟠溪有飛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訥
年雖高邁特授是官爾往欽哉未幾以為國子祭酒
上復勅諭曰大學賢士所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
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

上謂訥曰朕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視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乂者以此而已是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上覽之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可乎蓋自知而用則所

見者欲知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下人主豈能知之必賴群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所舉在何如爾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月以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制曰朕觀古今賢者遇君有遲速名譽有先後昔望于蟠溪有飛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訥年雖高邁特授是官爾往欽哉未幾以為國子祭酒上復勅諭曰大學賢士所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

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
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鄉夙學者德可以任此鄉
宜體朕意使士習丕變邦其有賴焉十八年二月甲
辰陰晦不雨雪雹如雷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
蠻夷奉貢惟沙漠未導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
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繫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爾備邊
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
萬餘騎為寇趙充國乃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
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

則當時之策豈可見矣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
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
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
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
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其為祭酒嚴毅莊敬諸生畏如神明乙丑戊辰兩科
得士最多而魁選出太學太被賞遇及講疾
上遣中使諭之畧曰鄉稟性純誠疾必速瘥命畫工
圖其像子麟往候問至廂房疾篤始請歸寢訥厲聲
曰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卒年八十

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
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鄉夙學者德可以任此鄉
宜體朕意使士習丕變邦其有賴焉十八年二月甲
辰陰晦不雨雪雹如雷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
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
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繫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爾備邊
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
萬餘騎為寇趙充國乃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
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

則當時之籌畫可見矣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
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
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
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
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其為祭酒嚴毅莊敬諸生畏如神明乙丑戊辰兩科
得士最多而魁選出太學大被賞遇及溝疾
上遣中使諭之畧曰卿稟性純誠疾必速瘥命畫工
圖其像子麟往候問至廂房疾篤始請歸寢訥厲聲
曰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卒年八十

上親為文祭之官其次子復祉為司業廖道南曰往予甲戌遊南雍時沔陽魯公鐸為祭酒乃令習誦監視乃嘆我

聖祖每戒教諸生恒曰宋訥云乃知師道立善人多訥之名不朽矣彭韶贊曰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館蜚聲嚴而有度樂育群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少聰穎十歲能文通五經

四書大義祖雲洞先生嘗謂人曰吾孫他日必為令器及壯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杜門絕跡以聖賢道學為己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復全人謂孝感所至高皇帝平一海內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富州州守強憲中南昌守許方俱延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于朝授郡學教授洪武八年廷試諸儒善為首乃以為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復改典籍放還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善還京以為待詔七月戊戌

上親為文祭之官其次于復社為司業廖道南曰往
予甲戌遊南雍時沔陽魯公鐸為祭酒乃令習誦監
規乃嘆我

聖祖每戒教諸生恒曰宋訥云乃知師道立善人多
訥之名不朽矣彭韶贊曰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
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館蜚聲嚴而有度樂育
群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一人以寧制詞
褒重吾道增榮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少聰穎十歲能文通五經
四書大義祖雲洞先生嘗謂人曰吾孫他日必為令
器及壯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
杜門絕跡以聖賢道學為己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
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復全人謂孝感所至
高皇帝平一海內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富州州守
強憲中南昌守許方俱延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
于朝授郡學教授洪武八年廷試諸儒善為首乃以
為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
復改典籍放還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善還京以為待詔七月戊戌

上御東閣謂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蓋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嘗奏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成周之世為婚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國之君曹衛陳鄭秦魯莫不皆然降及

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諸陳之好罔不以世婚為重今宜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上從之十八年命主考禮闈撒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命善進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忤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八月丙辰善復言曰古者人君至治重在任人蓋任

上御東閣謂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蓋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嘗奏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成周之世為婚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國之君曹衛陳鄭秦晉莫不皆然降及

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諸陳之好罔不以世婚為重今宜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上從之十八年命主考禮閣撒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命善進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恻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八月丙辰善每言曰古者人君至治重在任人蓋任

明學記卷之三
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天
上曰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
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
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為
難然人亦有謹始怠終者亦有過於前改於後者固
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
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姦以忠者決不
可任也是年忽遭危疾
上遣醫調治其子逢掖請生還豐城卒年七十有二

正冠危坐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也語
畢而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其舍所著有詩經解願
輯釋史輯諸書廖道南曰予幼學詩誦善所著解願
輯釋頗得其要領然而國風民謠宗廟朝廷雅頌之
詩爰自千篇刪為三百亦已嚴矣宋儒泥于鄭聲淫
之說遂槩以為淫奔而不以進講豈皆作者之本旨
哉思欲起善于九原而與之論難又胡可得也林塾
贊曰羨彼雲洞煒有來齋道立教成令聞斯澤乃擢
翰林掌 帝之制寵辱不驚皇極經世爰起校文登
華振滯墜星有占歸則云逝

東閣大學士吳沉

吳沉字濬之浙江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博學有文累徵為縣庠訓導辭不就洪武十二年薦授待制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質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

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與治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

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抹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焉未幾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為待制沉薦教授童冀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乃以為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上

上特享太廟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命沉撰序三月沉因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入必敗君子故專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貳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
患小人巧于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已而恣
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言似
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
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不顧
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
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
後期降侍書尋改博士十九年七月丁丑卒沉富著
遠覽嘗因奏對誤遷涇源教諭未行改典籍陟大學

士考功監劾其怠事降侍讀終博士三仕三已無喜
愠人以此多之廖道南曰予觀沉所進精誠錄其學
粹乎正矣至論小人不可用斷斷平其為確論也金
華之學沉亦可取矣贊曰於乎君子浙水之英奇氣
渙發正學端純精誠有錄格于皇天天心克享秉志
彌堅三仕三黜喜愠不形於乎君子浙水之英

文淵閣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解縉

解縉字大紳世居鴈門厥後徙居吉水遂為吉水人
曾大父應辰元高安教諭應辰生子元子元生開先
開先生縉縉生而英悟奇絕五歲誦書七歲賦詩十

明學記卷之三十一
歲日記數千言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計偕如京師考官劉三吾閱卷極其稱賞名遂大振與弟綸暨女弟之夫黃金華同舉進士皇祖親加簡拔選縉及金華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即屬草以進其畧曰陛下得國之正非漢唐宋所及取天下于群盜掠民生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且不適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又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

之王矣夫令出惟行也不宜數改令數改則民疑刑期無刑也寧失不經刑太繁則民玩令好善而善不顯善者未必蒙福惡惡而惡日滋惡者未必蒙禍臣願篤惇信之本加慎密之功喜怒一聽于天理存養無間于須臾夫人君不以察為明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萬事皆隳人君當以德為政也帝德罔愆則衆志應天命用休令畏天畏鬼神矣畏民則未至治民治強暴矣治心則未至臣願畏民為畏天之本治心為治民之本祭不必瀆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享無為之治夫經正則庶民興故孟子距詖行息邪說臣

願上斥虞夏商用之華與下及漚洛關閩之佳葩釋
老之北者驅之復于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絕其欺
誑斷瑜功之教某符式之條夫名不止則言不順故
賈生定官名易服色臣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于衆
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于一體大臣不施辱罰屬官
不加捶楚夫禮樂不備非所以協神人臣願配天復
掃地之規尊祖隆七廟之制祀列聖于太學祀孔子
于諸學而又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禮經之缺夫險要
不防非所以保邦國臣願開武舉以收英才擇關隘
以屯重鎮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于

兵農而又時申戒飭之令特重官守之防夫風俗不
正非所以示民趨臣願倣藍田呂氏鄉約及浦江鄭
氏家範率先于世族以端軌則夫田稅不均非所以
厚民生臣願行授田均田之法擬常平義倉之舉積
久以歲月以豐財賦夫臺綱不肅非所以厲清要長
風采今御史糾彈咸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姦臣
願去朋姦倚法之條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夫賢路不
清非所以勵頑鈍獎忠貞今推埋囂悍列布朝省朝
捐刀鑷暮擁冠裳臣願導鄉舉里選之法使民有所
勸而為善尤願

陛下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
以待萬物幸垂鑒焉奏凡數千言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上慮其中傷耶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值都御史袁泰
構害張昶怙勢恣橫諸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
草力詆其奸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韓國公
李善長寃疏

上又慮其涵養未至召縉父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
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
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

朕大用爾未晚也縉侍父歸感恩勵志所造益深矣
高皇帝升遐縉趨赴臨權臣構害謂赴臨非詔旨遂
謫河州未幾召還入為待詔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
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

命縉徧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

文皇靖難雅聞縉名拜侍讀學士階奉訓大夫初開
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縉為首諭之曰爾七人
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故在宮中
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于心爾等
亦宜謹終如故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對曰陛下不

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

上喜各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

其郎令赴柔儀殿見之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閱

高祖御製文集論縉曰皇考文章天資超邁然亦學

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

藹然可見朕于宮中徧索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

自焚時并寶爾昏毀矣意者其有逸帙乎縉對曰國

初佐命之臣理當有之於是遺書諸藩索之二年八

月己丑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一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

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

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

不思管此心為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

是歲文華寶鑑成

上賜皇太子諭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

言為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克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

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

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

皆大經大法鄉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
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嗣後纂修
高朝實錄及永樂大典命縉為總裁官先是
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
煦有扈從功

上不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立

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加縉為學士兼右春坊
大學士階奉議大夫未幾福等初議泄于外高煦知
之憾縉獨深遂譖于

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乃坐縉廷試讀卷
不公罪出為廣西叅議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
怨望改交趾八年入京奏事時

車駕北征

皇太子監國縉伏謁徑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儲
君無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州檢討王儼在謫所邀
與同趨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
上大震怒徵還詔獄拷掠備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
允李貫贊善王汝王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巖蕭引
高經歷高得賜及李至剛相繼死獄中縉子禎應禎
亮舉家俱戍邊

仁宗登極特宥還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縉襟宇曠略絕無城府喜引拔士類如曾棨等二十八人俱所獎進

大宗嘗命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資重厚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于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奸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但儉之心所奏

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問尹昌隆王汝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洪汝王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爾縉卒後十餘年仁宗出所訂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乃今知非也揚士奇鉉其墓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一履之不虞梗楠百尋其才之蠢寧見捐于匠輪耶乎切心五采甲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過疾于將地一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廖道南曰縉負奇令抱儁才意興所到肆筆成章水搏蛟

蚪陸剽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若有餘其自視何如者

高皇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雖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庠西萬言疏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嘆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而獨幹運廟謨措神器于磐石視古英哲何以加諸然諫沮交趾力抗權倖卒罹于讒莫之敢白

悲夫贊曰董子三策賈生萬言誓曰遭迴風孤騫縉也奇才國士鮮儂遭際真龍逆鱗弗諱河朔既窳日南載遷魂飛湯火殄瘁疇憐文貞銘辭勒于貞石潛光益彰照耀方策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

胡廣字光大江西南吉水人延平守子祺之孫永豐丞師尹之子也幼受學于叔祖子貞及長之間從黃仲器遊建文庚辰舉進士第一賜名靖授修撰

文皇登極簡用儒臣入文淵閣擢侍講疏請復其舊名允之踰月改侍講階承德郎

上一日問百姓安否廣對曰郡縣窮治姦黨外親深
為民厲詔免寃賴全活者甚眾四年七月又問曰昨
有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刈稻已畢何獨大旱對曰
臣鄉民多勤且多種旱稻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家為然至于人君尤當致勤
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心思今日所行幾事果當于天
理合於人情則心安矣否則中夜必思命左右記之
俟旦改之蓋一事失當民受其弊故不得不勤爾廣
對曰誠如

聖諭未幾陟右庶子仍兼侍讀四年七月命撰神木

山碑文

皇太子立璽廣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
夫諭吏部曰廣等侍朕日久繼自今秩滿勿改外任
五年七月命同淇國公丘福等輔導

皇太孫賜之勅諭略曰完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
璜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懋簡德藝職輔東宮
東宮之子必資蕪弼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仁
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本原恢弘智
量以成其德器庶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
之聞五年冬廣進呈文字

上覽之彌善問曰黃淮不滿于楊士奇何也廣對曰
淮有政事士奇有文學蓋因解縉重士奇輕淮故併
及于臣

上曰知汝不容于淮惟朕不為所惑廣頓首謝六年
七月命撰淳化國恭順王碑文七年二月甲戌
聖學心法成論廣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要雖生知
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至宋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
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帝王之學惟得其要篤信力行
足以為治朕惟皇太子天下之本今當進學貴在知
要朕因機暇承輯古聖之學如執中建極切于身心

家國天下者類為成書卿等試觀之廣曰帝王道德
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八年

上大閱誓師聞瓦刺使者言諭廣曰國家無所用兵
今日此舉非得已也廣對曰孔子所慎齊戰疾何憂
謹焉

上曰孔子又言我戰則必勝祭則受福誠敬之至誠
可必也三月丙子

上北征次凌霄峰諭廣曰諸將比來不進一言何也
廣曰成筭在上莫之能裨

上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雖聖人資于篇美朕焉敢

任已以掩群策暨旋師廣等頒賚有差九年督軍提
吉并女直野人來朝

上諭廣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良以此輩貪殘數為邊
患宋歲賂以金幣剥民膏血若解虎狼今既畏服授
官賜賚指小費以弭大患可也十一月乙巳重修

高廟實錄命廣同胡儼等為纂修官十二年十月甲
寅諭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精語增附于
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大極通書西銘
止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爾等亦別類成編務極詳備

庶幾可垂後世命廣為總裁官書成廣等撰表進呈
上親製序文擢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時禮部郎中周
訥建請封禪群臣多從之廣撰却封禪頌以進

上大嘉賞十六年五月嬰疾卒年四十九
仁宗登極贈官賜謚章有云鄉德行文學士林所
重事我

皇考論思宥密十有七年清慎恭勤始終一節輔朕
春宮小心直諫今特加贈祭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
謚文穆仍賜其家金鈔文綺官其子種為檢討楊士
奇銘其墓曰經國所資文武並施惟武以靖惟文以

治魏魏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
九禩秉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
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
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勿穆泯焉密贊鴻化春宮
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獨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
之首入聳其瞻公眎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
何心有好有惡寵章駢蕃音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
其幾金螺在左文江左右埋璧有光上貫牛斗廖道
南曰

國朝選十隴冠于廷者自吳伯宗任亨泰輩受知

皇祖三廣益大以肆表音六經及性理諸書可謂有
大造工後學者觀其扈蹕帷幄之籌與夫典樞綸綍
之文蔚然炳矣視文貞以下鮮與其儷云贊曰東壁
之躔月合星聯西崑之岫玉澤珠懸彼美人兮龍見
于田運逢九五風雲翕焉本天親上上際九玄本地
親下下徹九淵七俊迴翔頡頏誰先究猷秘畧公也
則然

吏以作以

曹劌字季章鍾志北宮曾祖克柔祖庭訓父祉咸

月字已卷之三

隱德弗耀，龔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養初舉鄉薦，中乙榜，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行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入旁午，置郵無虛日，鼎處之裕如，公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真公，見竒之，明年廷試，宣皇策以義禹河洛象數，彙對稱旨，上親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彙首預焉，敷納明暢，聞者聳敬，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講，五年，簡入內閣，參知政事，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為第一，是歲陟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己巳五月，戊申，彙奏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堪教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鄺埜等，及彙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車駕次鷄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氣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落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

日星言卷之三十一
寨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岩壬子次
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迫挾進兵成國公朱重
滕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
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踈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鼎繼之曰臣子
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
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炮石營陣
未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
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鼎及諸臣五

十二員皆死之

景帝聞之贈鼎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為錦衣百
戶廖道南曰予觀李忠文公及劉文安公奏疏謂自
古夷狄之禍未有甚于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桀
黠方張唐之安祿養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又中
國偏安勢匪其敵我

明當全盛之時王用三驅獲狐射隼而乃受制闕豎
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善人殄瘁如鼎者哀然為

廷魁首元喪犬羊身膏草野不亦可悲乎予故備述
國史亦以為世鑒也已贊曰六龍北狩八駿西馳龍
沙遼邈狼山逶迤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隕其
神猶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當辨秋毫中

文淵閣大學士彭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授修
撰已已

英廟北狩郕王監國命時奪情起復入文淵閣陞侍
讀賜五品服時請終制不允值易儲遷左春坊大學
士寔字志成陞太常卿兼侍讀天順元年九月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問年幾何時對曰犬馬齒四

十有二

上笑曰年方壯可用也覆命入閣兼學士時徐有貞
既去許彬薛瑄岳正呂原相繼拜命及李賢復入款
于閣中南向坐時曰不可

宣宗臨幸跡猶在也賢曰東閣何獨正坐時曰東閣
西向內閣南向恐非臣子所敢專且華蓋謹身文華
武英皆

至尊所御設官兼殿止可侍坐備顧問正坐非禮也
賢語塞戊寅二月恭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徽號時條上寬恤數事詔頒行之
仍賜金綺有差十月

駕校獵于南海已卯賜遊西苑五月端午賜觀驃騎
七月賜遊南內庚辰

上御南薰殿召時同李賢呂原入命內侍鼓琴賜博
帶十二月閱射西內召時同觀

憲宗即位陞吏部侍郎知經筵尋進兵部尚書兼學
士給假歸省遣中官護行因四川地震時上言十事
賜麒麟服總裁

英廟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慈懿皇太后崩時上言請如漢文葬呂后宋仁葬劉
后故事不報時同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伏文華門
號泣爭葬禮

上感動從之戊子九月丙寅彗星見時上言正宮闈
廣儲嗣數事是歲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已丑冬無雪
時上言三事因及

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出嫁太監劉永誠冒軍功不
宜封以伯爵從之丙申十二月庚辰時上言比者彗
見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敬懼謹告可謂至矣因
條上七事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

日慎賞罰五日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四
 上嘉納之是歲加少保卒贈太師謚文憲官其子頤
 為尚寶寺丞廖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
 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
 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
 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温室之對可
 為永鑒也已贊曰漢稱丙魏吉知大體唐稱姚宋璟
 能正己惟明達務惟介知止於乎文憲無愧斯語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苗衷

苗衷字秉彝鳳陽定遠人永樂辛卯進士及第授編

修宣德初預修

兩朝實錄轉侍讀正統紀元侍經筵預修

宣朝實錄進侍讀學士命入內閣典機務乙丑充廷

試讀卷官丁卯擢兵部侍郎兼前職戊辰廷試讀卷

得彭時為第一景泰初陟兵部尚書兼學士乞休

景帝賜之勅曰卿以科目高第發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凡四十年歷官翰苑寅畏小心

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長官冀有倚毗曾未幾

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

士大夫其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鑑金綺給舟以

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卒贈榮祿大夫加少保謚
文康子穉為監察御史廖道南曰予觀中都志載苗
文康素履弗得其詳及讀國史稱其為人溫厚簡重
外和内莊諳于世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意予
始知文康之風遐哉邈矣贊曰嵩嶽巖從趨于中都
渾河沈洋風氣鬱紆乃生文康躋陟龍圖嬉笑叱咤
咳唾璣珠急流勇退上嘉兩疏國史如丹尚有嘉謨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馬愉

馬愉字性和山東臨朐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
撰正統初轉侍讀侍經筵預修

宣廟實錄進侍讀學士庚申入內閣己丑遷禮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嘗奏讞疑獄多所平反兩考會試
甄拔才雋人咸稱之忽晨起趨朝仆不能語事聞耶
命醫往治越四日卒年五十三

上聞嗟悼賜棺槨賻錙萬緡命有司營兆域贈禮部
尚書兼學士舊例贈者無兼官兼之自愉始廖道南
曰予觀山東志謂愉淳雅寬厚行義可式及讀國史
則又云端重簡默自處澹如門無私謁於平使居台
揆者其門如市其心如水亦何愧于愉哉贊曰青州
之野象應虛危倫魁之擢文炳壁奎商彭匪壽子淵

匪天六化司之若彼莽眇於乎若人入掌絲綸胡為
遽隕天奪良臣天奪之良不憖遺老蒐幽秘史丹青
厥貌

文淵閣學士贈戶部尚書江淵

江淵字時用四川江津人宣德庚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轉侍讀正統己巳陞刑部侍郎又改戶部侍
郎兼學士景泰辛未主考會試得吳匯為省元尋命
巡視淮徐諸郡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
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
會鳳陽為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

原之要地比平為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
上命所司議行尋改吏部左侍郎景泰壬申以易儲
事加太子少師入內閣預機務

英宗復辟刑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于市譎
陳循江淵俞士聰項文曜充鐵嶺軍後石亨敗復共
官廖道南曰予觀景泰時陳循柄國凡厥有猷有為
者咸程厥能効厥用然而任怨太深操權太重怨叢
則衆怒權踰則主疑如江時用等才固可取而志亦
可恤也循之明于知人暗于知己又胡足恤乎贊曰
兩川浩渺玉壘攸崇千崖屹嶻金峨是宗驚靈為和

杜宇為辟子糾小白建成元吉君子於茲權其重輕
師臣雖美儲位當寧於乎時用昧於時中鐵嶺之役
請視勲庸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許彬

許彬字道中山東寧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宣德中秩滿轉修撰正統己巳曹鼐推舉提
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少卿尋遷太常卿景泰庚午
議遣近臣奉迎

聖駕于沙漠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
酉也先為土臺設座于上率眾膜拜奉辭

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
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彬謁見

太上命寫罪己詔勅諭文武群臣仍遣彬祭土木陣
亡官軍

英廟復辟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文淵閣參知政事
嘗薦王侏治河果有成績及石亨專橫憾岳正忤已
并及于彬調南京禮部未幾出為陝西參政亨敗乃
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廖道南曰予觀天順日錄及
袁彬李實揚善紀行記乃知許道中之大節亦不可
誣也夫晉之懷愍宋之徽欽鑿與奔播于龍沙衣藻

蒙塵于狼胥良以中國諸臣徂于細節聞于遐覽拘
于瑣務暗于遠圖未有若我朝
英廟之全福而諸臣建策遠出晉宋之上如許道中
者詞林中之翹楚也贊曰龍庭荒漠六飛迫翔虎關
嚴闕萬乘趨蹌偉哉志士捐生為國捧日以還赫赫
業業推賢讓能綽焉有容立名不朽於乎道中

文淵閣學士階禮部右侍郎薛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曾祖堂祖仲義皆通經教
授鄉里父貞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再調王田母
齊氏夢一紫衣人入謁遂生瑄于學舍初生肌如水

晶五臟皆露祖仲義聞其啼聲曰必異人也洪武己
卯父貞改除馬湖吏目瑄撰平雲南賦黔國見而奇
之永樂己亥父貞復除鄆陵教諭庚子瑄發解河南
明年辛丑登進士宣德戊申授監察御史差監湖廣
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潛心誦讀深有所得著讀書錄
正統紀元擢山東僉事提督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
規開示學者講明理性多所造就楊文真公薦之入
為大理少鄉撰大理箴以自警時太監王振專柄錦
衣指揮馬順附之會有百戶病死其妾誣妻殺其夫
瑄白其寃都御史王文諧之于王振振怒嗾言官劾

之詔逮之獄處以大辟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除名放
歸正統己巳給事中陳信薦起為大理寺丞命督餉
貴州戶部侍郎江淵薦之陞南京大理卿蘇州有饑
民火富室之廬者王文復往按其富坐以謀逆連及
五百餘家瑄又白其寃文謂人曰瑄崛強猶昔瑄曰
辯寃獲咎又何憾焉既而執之愈力賴以平反者其
衆天順初都御史楊善薦之特召為禮部侍郎兼學
士入內閣一日自對新視瑄曰

英宗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啟沃皆有關于聖
學君德者是科命主考會試瑄以復性為問得劉定
之為省元時曹石冒功亂政瑄曰君子見幾而作寧
俟終日耶耶上疏乞休卒年七十六子四人孫祺舉
進士李文達公銘其墓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
餘韻以啓休聞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
甚篤稽其出仕實始為親駁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
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至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
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處
而安曷有歆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
其資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庾道
南曰予幼誦讀書錄以為程朱語錄之後耶有此書

及觀國史乃見劉文安公定議謂瑄直躬慕古談道
淑徒進不附麗退不慕戀允為一代名臣然論其於
朱熹之學未若黃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
之推行緒論推之從祀似亦為過也彭韶贊曰力行
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黻歷中外大棘
之鄉縲紲非罪復起而承貳鄉掌制以弼以承豈寶
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楨

文淵閣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呂原
呂原字逢原浙江秀水人父嗣芳為萬泉教官卒于
任原孤貧假館養母郡守黃懋舉充邑庠生正統辛

酉鄉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預修五倫
書賜寶鏹丁卯被選進學東閣侍經筵景泰初遣祭
于蜀歸充經筵講官轉侍講壬寅遷右中允兼侍講
是秋進侍講學士兼中允癸卯預修歷代君鑒錄主
考順天鄉試乙巳預修寰宇通志明年擢右春坊大
學士仍兼侍講天順初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主
考會試時徐有貞既黜薛瑄請老乃特用李賢并召
原與岳正入內閣命原兼學士總裁一統志成有金
帶玉杯之賜壬午守制歸躬視母塋哀毀踰節期年
卒年四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子憲為太常卿廖

道南曰予觀楊文懿公誄原之父有曰縈攜李之鍾
秀兮挺頌人其頌頌植仁義以為本兮橫百行以為
枝劉文安公輓原有曰君子非始之難而終之難若
公之終孝不忘于其規則無愧于其君矣蓋嘆逢原
之學所從來者遠矣及國史所載謂其為人寬厚不
立崖岸事母撫孤克盡孝友其在內閣多所裨益聲
志亦彌其內端外和與物無競程篁墩文葺遺事謂
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為學務實踐不事多言蓋皆
實錄也贊曰攜李之域龍淵是名嘉禾之秀虎觀有
人惟陸宣公為唐內相惟呂逢原為明人望文懿所

誄文安所哀於乎已矣上燭中台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王一寧

王一寧字
浙江仙居人十三能詩父峻任國子
監丞一寧從侍時

仁宗在春宮聞其善撫琴召見命賦銀河詩嘉之俾
就國子監讀書永樂戊戌舉進士授吏部稽勲主事
於文華殿供事秩滿改修撰曹鼎薦教庶吉士萬安
等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兩命為京闈考官正統戊辰遷
禮部右侍郎景泰初勅往湖廣督理軍餉明年召還

明學記卷之三十一
轉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入內閣預機務以
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也壬申易儲進太子
少師仍兼舊職尋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
文通廖道南曰古之豪傑之起也固不拘其類後世
則不然乃若王佐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儔或以他伎
進卒敗其身而動搖宗社故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王君始由御客射策甲科終由佞幸
司綸秘閣君子奚取焉亦以寓勸戒焉爾贊曰天台
窈窕赤城霞標鴈蕩摩雲龍湫噴霄允矣王君夙穎
垂髻鼓琴潛邱校藝京察卒階宗秩德音奚昭

文淵閣學士階戶部尚書蕭鑑

蕭鑑字孟勤江西泰和人宣德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讀未幾陞祭酒勤于訓士矩度整肅
嘗歎乞歸監丞鮑相合師生三千餘人慰留如陽城
景泰辛未召入文淵閣兼學士尋擢戶部侍郎命議
易儲事鑑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聽加
鑑太子少師因天變上疏論時政甚切修寰宇通志
充總裁官書成陟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師仍兼學士
廖道南論曰予觀丘文莊贊辭謂鑑蒼然古色淵然

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蔽知鉉為可人也及讀國史稱鉉言動溫雅性多猜忌遇事亦多退避方景泰易儲時則顯言以爭及加官秩則又覲顏以受是遵何德哉贊曰文江之源靈氣鬱蟠仁山之麓英又挺生傑哉孟勤幼抱巨志繼踐金華徘徊廊宇時政有疏秘省有書力爭易儲德也不孤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

陳文字安簡其先湖廣茶陵人有名蘭孫者其仲子欽徙居江西之廬陵文幼警敏甫弱冠即魁多士正統丙辰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被選東閣進學士已

滿轉侍講景泰庚午主考順天鄉試以高文毅公薦補雲南右布政轉廣東左布政天順改元召旋拜詹事癸未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甲申改吏部左侍郎與李文達彭文憲同心輔政成化乙酉陟禮部尚書總裁

英廟實錄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卒年六十四贈祭祿大夫少傅謚莊靖官其子章為中書舍人廖道南曰予觀劉文安所著陳莊靖傳丘文莊所撰哀辭咸謂文出歷外藩入長宮端受密命贊化權謨謀毗益眷注日隆及觀郡志亦稱為一時之能臣而國

史小傳則寥寥數語於平若人若吾奚得而名狀之哉贊曰文達之才如崇通變文憲之介如璟守正莊靖于時同心輔政無言無爭惟寧惟靜出歷二藩入踐三台周旋曲折亦已焉哉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尹直

尹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讀直上言典章制度必大備于文明之朝著述纂修當不廢于承平之世我

祖宗神功聖德雖登于秘史其儀文法制未載于全書雖有諸司職掌然遺畧尚多更草不一欲示永久曷辭大成乃若通鑑綱目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季茲宜續修以成巨典

上是其言尋進侍講學士上言災異修省三十二事轉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學士主考會試得程楷為第一是科得人眾多如蔣冕費宏劉春毛紀時江右李孜省用事鄉宦多附証之直密與通但其斥中使李毅之証辨御史吳珍之寬人又稱之卒謚文和廖道南曰予讀直所撰瑣綴錄力詆吳與弼之為人及諸勝已者悉加媒孽心竊疑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所撰者不爽也

賈曰大江之西吉水之濱英才疊出多為名臣直負
脩能屢有啓沃論史有疏瑣綴有錄顯斥與弼潛附
我省國史如丹洞燭幽隱

文淵閣學士階禮部尚書彭華

彭華字彥實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會試第一選庶
吉士授編修天順中以多文廩餼生除名賴大學士
李賢救免成化初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進侍讀學
士預修宋元綱目成陞學士文華大訓成遷詹事兼
學士丁未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尋加太
子少保禮部尚書先是江右李孜省以小吏致位鄉

佐華私附之又與大學士萬安結為心腹以故肆謔
投間亟亟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馬文昇秦紘侍郎
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相繼斥逐華之
力居多未幾輿疾歸卒謚文思廖道南曰予觀吉安
志謂華才識超邁望重一時及讀國史累千百言皆
極其醜詆又謂羅倫之逐張元禎之劾皆原于華予
不敢盡信姑存其著者贊曰漢之廣受咸事儲皇宋
之郊祁並擅文場乃若二彭盍簪玉堂文憲何猶文
思何狂既昧介石猶慚復隍彤管紀之云胡不減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劉定之

劉定之字士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正統己未六月定之上言十事一曰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五曰杜奔兢六曰訓武官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九曰遵服制十曰禁淫奔疏上留中秩滿轉侍講景泰庚午定之上言自古夷狄之旤未有甚于今日者昔晉懷愍陷于匈奴宋徽欽陷于女真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日舉天下之六合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于沙漠委以與瓦剌者也晉宋旣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舊都偏安一隅尚能奮旣衰之勢抗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謹條上十事一曰戰陳二曰守禦三曰通使四曰降胡五曰練兵六曰撫民七曰選將八曰賞罰九曰議政十曰德學

景帝嘉納壬申遷司經局洗馬定之又上請遣使奉迎命禮部會議行之丙子轉右春坊右庶子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遷太

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克副總裁官成化丙戌簡入內閣參預機務明年秋陞工部左侍郎又明年轉禮部左侍郎俱兼學士卒年六十一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安李文正公叙其集白譬之山鳥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朽莫壞亦雜乎其間斯足為嶽為鎮譬之水鳥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唇而汚泥濁潦受之而無不容斯足為江為河為海若句鍛字鍊探之有窮取之無餘不過為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文安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晷不移日稿不易臨及登秘閣折疑義稽古訓或日詠百詩或一揮九制淳淳演迤頓挫奔放竒正並用變化不窮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群籍未見於用若文安晚始大用用亦不久功業未竟而其文大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庾道南曰予自兒時五洪家君嘗誨以文安之受教于石潭君也雖古人亦無踰焉乃取呆齊諸稿讀之郁郁乎盛矣及閱國史乃見其昌言直氣卓不可撓沛不可禦昔人所謂此皆節義文章可相屈耶惜乎用之既晚未究厥施西涯其知言哉彭韶贊曰天資絕倫八面受敵高古渾雄變化莫測經筵講官木子沈馬三疏抗言援筆立寫惟

公之文名重天下豈但當時愛而不捨至今後人詞
林定價

文淵閣大學士劉珣

劉珣字德溫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丙子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改元
遷右中允侍東宮講讀

憲皇登極以宮寮舊臣擢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

英廟實錄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甲午陞吏部侍郎

充經筵日講官乙未簡入內閣兼學士丁酉陟戶部

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

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時妖人李孜省輩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珣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

不安于位或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詔遂乞休

詔允之卒謚文和子銳為太常卿廖道南曰予觀東

土志謂珣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昺在珣昧爽問安

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耶昌黎所

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侍安問膳者耶於乎孫子之

昌固有本矣贊曰泰山蜿蜒滄海滂洋靈精灑氣鍾

于壽光惟彼文和其德不窳孝以事親忠以遇主抗

疏辭榮幽栖雲門金闕不泯有德斯存

影閣詞林記卷之四

院學

翰林院學士封姑孰郡公陶安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幼穎敏有大志通判馬昂
夫令賦喜雨詩立就奇之自是肆力問學博極群書
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
道藝元至正甲申舉浙江鄉薦為明道書院山長再
調高節書院講明朱陸之學乙未夏六月朔入宮
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偕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驚
相謂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見與語安因說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爾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長江天塹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所向無敵何憂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乃改太平路為府命習知府事以安參謀拜左司員外郎丙申克金陵乃陟本司郎中先是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來謁

上問安孰賢安曰臣謀不如基學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遠甚

上嘉其讓已而克武昌乃以安知黃州府事尋改令桐城知饒州府事時閩寇攻城急安諭衆固守援兵

至圍解諸將以民多從寇欲屠之安曰民被脅誘非其本心賴以全活甚衆民為立生祠

上親製詩勞之詩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鰐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郡

一吳元年始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首召安為學士凡制度儀章采安草創

上錫之誥命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

輔用能張紙紮核表儀正名位善辭命基圖不安朕
初渡江鄉安首謁軍門郎期以帝王事功贊襄兵務
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陳
以忠出納惟允捍城禦侮勞績茂著朕甚嘉焉迺者
開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
於爾擢居宥密俾職論思錫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勤
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洪武元年修大明律令成
為總裁官

上親製春帖褒之

帖曰國朝謀畧無雙
翰苑文章第一家

遂拜江西行

省叅知政事

上諭曰鄉安遇朕敷陳王業幕府軍旅裨益良多繼
入翰林日聞讜論茲以江西地居上游可代汪廣洋
者宜莫如鄉安辭曰臣恐付託不效有孤渥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間此武夫之事儒生
非所能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此儒者之事非武夫
所能也卿才宜是任吾豈私一人弗愛一方乎乃錫
以誥命追封其祖父為姑孰侯秋九月癸卯卒年五
十九追封為姑孰郡公安為人外癯而內實精于易
數為文絕雅疏暢力追古人一日侍

上論學術安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味悅口美色眩目人鮮不為所惑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類皆游說諸侯急于功利者多從其術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習弊又安知此安頓首謝其所啓沃類如此庾道南曰漢初逐秦群雄紛擾靡克定一

至董公說以仁義其興也勃焉我

高皇起應昌運遠超千漢方其奮跡濠梁取滁和渡采石定當塗陶安謁見期以王道決計趨金陵肆居帷幄英謨密議幽贊神明且言邪說害道其見逃哉弘遠矣可不謂一代儒宗爾矣乎彭韶贊曰瀟洛關閩灼有定式屏跡江南授徒考德適遇天兵來皇斯域謀猶無雙王業是職鄱陽有成翰苑之陟律以表民文以華國

翰林院學士朱升

朱升字允升徽州休寧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進

士陳櫟櫟深器之元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
湓浦偕趙汭往學焉既有得乃歸讀書紫陽祠中乙
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壬辰淮甸蘄黃兵起升所
居窮僻雖避兵逋竄詞述不輟脫去俗學直造本真
究極玄微覃精大道丁酉夏六月

高皇帝遣元帥胡大海等至徽改徽州路為興安府

升被徵入見顧問稱旨

上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朴遂參

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
拜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哲之英無

何乃陟為本院學士特免其朝謁以優禮之洪武元
年二月乙卯

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

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魄上通于天此

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

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三月辛未命儒臣修女

誡又諭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

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

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

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

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
惑邨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
世子孫有所持守升受命纂輯二年三月戊戌復命
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為楓林先生
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
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庾道南曰予幼從石
門大夫學即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觀諸經
旁註慨然興嗟以為道可耶矣石門大夫仍復示以
玄旨約之精義乃今知朱允升之學要亦切當不可
誣也贊曰矯矯耆儒紫陽之裔文不喪天道未墜地
乃究淵源好學篤志躬遇真人風雲景會乃攷禮樂
乃新規制樂道石門始終一致

翰林院學士宋濂

宋濂字景濂浙之金華人兒時即抱鉅人志日記五
千言既長受春秋于聞人夢吉學古文于柳貫黃潛
吳萊之門講道于浦江之青蘿山著書號龍門子元
以國史編修徵辭不就

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聘至建禮賢館以居之初為
儒學提舉陳友諒平乃撰平江漢頌

上大綱賞遣世子受經甲辰十月轉起居注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具載願

皇上講明是書心學復傳矣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帝王大道顧三畧為今日攻取急務爾時中書省臣奏請給牛種於民志曰請正上令勿徵其租乃謂濂曰朕所言當乎濂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捐利予民實與邦要道也乙巳三月濂卧病館舍

上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繼聞在告乃憂形于色目宋起君誠篤之士不參以分毫未偽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乃謂侍臣曰爾往傳命俾歸金華山中父子祖孫懽然同聚疾必速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乃贐以金幣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濂歸上表謝并奉書

東宮勉以孝友恭敬母情母縱懋修德業副天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諭曰吾自幼備歷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知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言有益爾其味之且酬之以御劄曰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教之是

不固也以忠厚立心以節儉制行是得體也昔聞古
人乃今見矣仍以文綺侑書洪武二年濂終喪詔修
元史以濂為總裁官兼修禮書六月陟翰林學士知
制誥三年二月辛酉

上御東閣濂等進講大學至有土有人反覆陳說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民安則
國固故仁主有仁愛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
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
財亦何用哉七月元史成賜金幣有差時甘露屢降
濂撰頌其末有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
于其仁孔子作春秋祥瑞不書有年則書豈不以天
道難知人事可徵者乎

皇上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臻和豐為祥視前
代植金莖以承液誇嘉瑞以紀年者不侔矣

上嘗論古帝王宴安之餘多嗜神仙濂曰漢武好神
仙方士至梁武好佛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為治天
下其有不平乎

上姪文正獲罪且不測濂曰文正罪固弗宥

皇上廣親親之恩生之而置諸遠地斯善矣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將服袞冕以祭濂曰

明學言卷之四
衮冕惟天地宗廟用餘則當降禮也

上從之命濂撰楊王廟碑後失朝左遷編修十一月
轉國子司業四年七月坐考祭禮遲滯與魏觀同謫
濂為安遠令十一月召還為禮部主事是年明昇貢
異馬乃撰龍馬贊五年六月嘉瓜生于句容撰嘉瓜
贊十二月丁酉復以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六年正月
以舉人張唯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命濂為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迭
為之主是月昭鑿錄成八月寶訓成十二月日曆成
俱命濂為序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以大學衍義對
上命書于兩廡壁時睇觀之因覽史記論黃老事命
濂講析濂曰人主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侵興
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作矣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業不敢自逸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慎終如始斯無間矣乃
復以濂為侍讀學士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八年三
月洪武正韻及大明律成濂俱為總裁官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出內庫蟠杏核示詞臣命濂為賦九月侍
皇太子親王遊中都濂隨處開說多所規益既歸

上謂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居常諷諭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

上於後苑觀穫曰農事成矣濂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皇上知稼穡之艱難念民生之疾苦實盛德也九年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高卒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群拔衆之才茲欲羅而致之其道何繇濂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用

人莫善於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是月復命為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十年三月致仕

上賜緡帛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衣二襲

上曰朕慎于賞予卿誠貫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年後作百歲衣也濂辭行

上復曰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庶保無虞矣九月

來朝

上勞之曰卿去此數月朕思之今卿復來朕恐失願

月學記卷之四

問特遣禮官致餽鄉當引觴自酌食以養神又親調
甘露以賜之曰酌此可願壽康也是日侍游禁苑日
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今四夷皆知鄉名鄉其自愛濂
謝不敢當十月觀心亭成復命濂為記濂自布衣感
上龍飛之遇凡有任使夙夜匪懈虔恭勤真凡郊社
宗廟山川百神之典禮樂律曆名物度數之制四夷
胡貢賞賚之儀及勳臣碑碣銘誌之文承

上意旨即時撰次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欲命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工不敢

當是任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或召

問廷臣臧否第稱其善者濂素不能飲

上強之飲至再面赭行不成步

上賦詩一章賜之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

世知朕君臣同樂至此也因濂艱於行步詔

皇太子選廐馬以賜

上復賦良馬歌命群臣咸賦以紀之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欲重其罪濂曰彼應詔陳言未可深罪

上默然已而釋之其扶植善類類如此

上嘗謂廷臣曰古之人大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濂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君子哉若人乎抑亦可謂賢矣濂子璉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十二年璉因事連坐有司請罪濂

上念濂舊臣乃安置于茂州卒于夔州所著有龍門子凝道記潛溪集變坡前後集翰苑續別集芝園集朝京稿蘿山集浦陽人物記庾道南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若景濂者非天啓之以翊初運者乎予嘗讀楊維禎序景濂之文曰其隱龍

門也燁乎其虎豹煙霞也其居館閣也燦乎其鸞鳳日星也貝瓊曰正聲勁氣克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瑰詭竒絕揭沉曰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春濤之滂漫也鐵騎之縱橫也武庫之珍異也龍門砥柱之可駭也蓋論其文者然也至其門人方孝孺稱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于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公之所能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

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
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可謂知言矣彭韶贊曰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流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
文名之高學問之長變夷輔夏正我綱常功在萬世
其曷敢忘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
事元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
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
年通政衡山茹瑄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為左春坊左
贊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書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
悉多稱旨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民生安否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震益城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虛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
匠如公翰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

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地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刑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二

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乃曰凡人罹凶咎無不自已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何預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離于下積怨聚于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

龍瞽天下之專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檢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也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

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其厚各賜以綺繒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于侍衛之前燕享則坐于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修寰宇通衢書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命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黜竟以是獲罪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

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為博士又之乃復
為學士廖道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五者非其人與方茹忠誠
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啓沃格心居多至于易儲痛
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祇
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台輔之器學頗之學志尹
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其先河南固始人厥祖光祿大夫從

王審知入閩遂居福建之古田少貧苦嗜學登元泰
定辛卯進士初授黃巖州判官轉六合縣尹坐事免
至正中復起為國子助教後遷侍制侍讀學士以寧
有俊才元末遺老多物故以寧獨擅名于時人呼為
小張學士

國初王師入元都以寧與危素等以故官來歸奏對
稱旨仍以為侍讀學士階朝列大夫知制誥特被寵
遇洪武巳酉與典簿牛諒奉使安南

上親製詩送之時安南王陳日烿偶卒嗣君日奐遣
其臣阮亮求詔璽以寧不許乃留居洱江俾諒往其

國諭以朝廷威福彼遂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訃

上親御翰墨為祭文命編修王庶主臺林唐臣往將

命事竣

山四典典載于編未對文簡

上御製詩八章暨錫以爾書褒之還卒于道中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襆被而往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子煜為蒲圻知縣炬為刑部員外郎大學士楊榮銘其墓曰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固始徙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懋敏文儒鬱如喬松温若美瑜富有

才華早登科第敷歷中外英聲倏起際我

皇明奉職詞林用弘裨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

交趾夷俗丕變

龍顏以喜寵命方降訃音遠來

天語興嗟失茲良才廖道南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可以為難乃若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求不辱

而已以寧持節避荒行李蕭條生則哦詩自樂寄興

翠屏死則述詩見志投䟽皂囊亦可謂不辱君命已

矣贊曰閩山之塚是為古田堅持古道希古之賢於

惟斯人死于王事去夷就華卒死夷裔

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紳

李紳

月乃陟為侍講學士

洪武初為典籍十五年十一

上賜之勅曰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治民非文何以昌化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幽微昔有唐天下咸和時豐無乃弘文館之設有方任館內之事者內相慮勤以致遐邇來庭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欲肩之何用賢之道不齊致遺賢於遠邇今特命爾紳居是任尚期文同韓柳勲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欽哉十七年正月庚戌

上與紳等論武事紳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重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憲宗用魚朝恩肅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紳曰惟陛下聖明深知茲弊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而後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爾又有王時者以元故官與危素同為侍講學

士有李遜者直隸景州人登洪武甲子鄉試官至學士其行蹟多不可考云廖道南曰易有之聖人作而萬物睹信哉言乎觀李翀之勅詞望以文同韓柳勲此房杜意亦至矣贊曰翀也鳳舉竹實梧陰于彼高崗栖于禁林時以舊臣大為其主素既無為於爾何取鈞以儒學遜以選舉寔懷今古莫可遐悟

翰林院直學士陳樞

陳樞字子經浙江奉化人祖著宋秘監知台州父秘元饒州教授樞自束髮受書即知弘前人業乃撰紀二百卷傳諸同志又上論遠古逮于高辛下據三史

會于有宋述近理剛繁詞此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大分凜然大義萬世不可易也其紀年則司馬公之補遺其書法則朱文公之綱目猶不敢自比於二公故但名之曰通鑑續編洪武二年春正月以朱升為學士詹同及樞為直學士廖道南曰墳典既選史傳斯創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後世沿之紀言為寶訓紀動為實錄文彌繁而道愈遠夫乃若陳子經值元末亂亡潛心史學祖晦翁綱目之律例述君實資治之龜鑑昭正統彰大義其文核其事該其古淵以正可不謂良史

爾矣乎贊曰兩浙之區寔為輿墟天日昭曉鴈蕩蜿
蜒篤生良士為國仁賢表章正學纂輯遺編董狐斯
偶班馬仔肩子生也晚有開必先

翰林院侍讀學士秦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曾監登第
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
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
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省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
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亡哀而出不孝也

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閭裕伯智謀之士而
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
善為辭說上命為侍讀學士洪武二年改侍制一日
諭學術

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
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隋小則陋故
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于小
而拘于凡近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尋出知隴州廖道南曰予讀國初事蹟乃知楚才晉

用不獨裕伯為然易有水就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其然乎贊曰大名之北瀛海攸趨松江之南笠澤攸濡矯矯裕伯士林之魁出遇真人左右是昆明哲保身云何桑隅誦厥遺言悵然深悲

翰林院侍講學士潘廷堅

潘廷堅字叔聞太平當塗人先世業儒有聲江左廷堅性資穎拔博學強記元末教授鄉邦學者多從之遊會薦起為富陽縣教諭歲乙未

高皇渡江駐蹕采石廷堅同李習陶文謁見遂命為

太平府教授明年金陵平召為中書博士庚子補金華同知壬寅入拜侍講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政廷堅為人慎密謙約每參謨議為

上所重子黼為起居注中書左司都事江西湖東按察使今其裔家當塗之多福鄉廖道南曰予觀太平志乃見天兵初臨耆儒入謁然皆彬彬然多文學士視漢之鄺生諸人尚變詐恃智巧者不侔矣贊曰大江浩渺采石縈紆篤生英哲雅集師儒伯羽既翔主敬為基叔聞多學探討淵微彙征斯吉聯翩以飛鬱鬱禁林鸞鳳攸栖高山景行于茲馬依

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

葛鈞

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河南府學

教授躬行訓督多所造就徵為侍講學士時劉三吾以耆儒掌院鈞與相得甚懽凡草創禮儀稽考經籍享祀神祇校閱文卷罔不事事庚午九月命鈞考定諸臣封爵之制鈞奏宋制功臣韓琦生封魏國沒封蘄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王及三代別無舊制若開平王常遇春三代封王出自特恩難為定例今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追贈三代宜准宋制王法擬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元勳三代准贈王爵十一月高麗貢玳瑁筆分賜三吾及鈞等是年命授秦晉諸王經銓曹糾其怠惰

上曰儒者不任劇職俱降國子助教未幾復職廖道南曰漢初命叔孫通創縣蕪之儀史稱其為漢儒宗夫叔孫所定未必如先王經制而因時制宜要亦有可行者我朝自陶宏景朱升詹同宋濂魏觀諸儒開厥初郎繼以三吾與鈞率循彝典潤色徽猷於乎蔚矣贊曰石渠蘭臺漢閣儲書崇文麗正唐院延儒草昧建侯雲雷啓運登宗俊良以協中正鈞也端亮矯跡中原巖嵩

渾河靈啓崐嶠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初以明經授邑庠訓導入
補國子助教

太宗登極姚廣孝薦之擢編修侍

皇太子于東宮尋進侍讀學士甲申七月進講乾卦

九四一爻舉儲貳為說

仁宗問楊士奇恐達含諷意士奇對曰講官非正道
不陳豈敢譏諷此宋儒胡瑗之說也

仁宗曰易旨無之若遇庸人亦將為茲說乎士奇曰

程子有云凡卦六爻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
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宋王昭素講易以節儉莫若愛
民養心莫若寡欲為對宋太祖特書其言于屏間

仁宗遂悅命諸臣分撰五經講義以進一日

太宗問達文君如何達對曰可與為善惜輔導非其
人以是誤之耳後嬰疾卒年六十五時有曾章字曰
章者永樂辛酉以待讀學士置南院與達蓋後先相
望云廖道南曰予觀毘陵志稱達所著有詩書心法
易經選註桂林機要及天游集是亦潛心于理性者
惜乎未之槩見也贊曰立賢無方夢卜惟徵論學無

窮博約惟明吁嗟達善著庶贊論易儲闡談詩文
圃誰其闡幽國史有紀是陵之志未究厥委

翰林院學士王景

王景字景彰浙江松陽人進武中以明經薦授懷遠
教諭歷陞知州擢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坐事謫雲南
撰平雲南頌及黔寧昭靖王碑建文中以知縣召入
纂修

高廟實錄守制服闋吏部尚書張統前為雲南布政
雅知其賢薦陞翰林院侍講

太宗入正大統陞學士一日問建文君葬禮景對宜

從厚葬以天子禮

上然其言景博學以古文自擅亦擅筆札然不謹細

故與時多忤云廖道南曰予考文衡乃見王景彰所

撰諸篇俱春容爾雅暢茂敷貴乃知

國初渾厚和平之氣不獨於運數見之寔有徵于文

物也已贊曰測海之濱巨儒潛光滇池之澣遂臣貴

章賜環金門視草玉堂鬱鬱文衡雷電合章

翰林院學士蕭從善

蕭從善字有恒河南磁州人永樂癸酉貢士初任揚

州府學教授召入授編修轉侍讀宣德中預修

兩朝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進侍讀學士未幾改右庶子正統初陞學士與王文端公錢文肅公相得甚權賜之真章曰鄉以文學與教郡邑用膺簡擢進事先朝翰苑宮坊累遷清秩暨朕嗣統陞職有加史館經筵悉勤乃事操履篤實益久不渝廖道南曰予觀王文端公稱從善心淳氣平學行端方景泰易儲詞林加宮保者二十餘員而從善獨守官如舊及讀崔仲彪所撰彰德志益信其為篤厚君子也贊曰燕趙多材古為巨邑太行西來恒山北峙藺君產焉抱茲奇氣篤實輝光久而不墜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叙

周叙字功叙江西吉水人永樂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宣德初預修

兩朝實錄成轉修撰正統中進侍讀辛酉閏十一月叙上言三事一曰興學校二曰勸農桑三曰慎銓選上命所司舉行未幾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已巳九月

英宗北狩叙上言八事一曰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庶政疏上嘉納天順初叙上言請

修宋史詔令自修進呈又上制治保邦十二事中興
太平十四事俱付所司采撰行之廖道南曰士之負
奇氣樹壯節出而効用於時不少媿媿澠忍以自立
者必有所建白以垂不朽乃若功叙筮仕史官即上
疏論天下事今載諸蘭臺石室者可攷也然而忌才
者衆卒之老於南院而不少試悲夫贊曰皎皎易汗
曉曉難全蘭以香焚膏以明煎上書北臺視篆南署
老而不倦克承陸緒

翰林院侍講學士曾鶴齡

曾鶴齡字延年江西泰和人永樂辛丑進士第一授

修撰庚戌秩滿轉侍讀正統戊午預修

三朝實錄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致仕鶴齡

為人和厚且直交際以誠作文典實如其為人初生

時母夢鶴翔空而下後頂骨有紅暈故其父命之曰

鶴齡云孫追進士及第官編修廖道南曰夫人之生

豈亦有殊狀哉宋文憲公之生也紫衣未脫薛文清

公之生也肌如水晶奚必徵諸往代夫鶴齡亦有然

者矣然而功業未究著述靡聞豈其乘軒而弗鳴臯

者耶贊曰有鶴南飛翔于江臯玄裳縞衣高栖松巢

魯氏夙兆誕瑞彌昭孫繩祖武振羽煙霄

曾大凡翰林院侍講學士黃諫

黃諫字廷臣陝西蘭縣人曾祖仕源為元提舉祖文質父志道咸隱約不耀諫幼有異才正統壬戌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中上鏡歌鼓吹曲詔付文館出使安南始定使臣之禮餽遺悉無所受還朝同少鄉劉儼主考順天鄉試時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不第遂構陷考官賴大學士高穀覆試獲免秩滿轉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天順初改尚寶司丞仍兼前職石亨等言其功擢尚寶卿兼侍講未幾進侍講學士石亨敗謫廣東同知尋被逮卒于淮兵部尚書至

硯時理淮漕嘆曰季札葬季孟臆博之間孔子以為知禮况廷臣高郵人也乃卜塋于淮成化間官其子琳為中書舍人倪文僖公跋其鏡歌曰辭旨閑壯音韻鏗鏘誠可施之軍旅者也揚遂菴銘其墓曰驥足康莊既奮而驟忽一蹶以傷鄧林之良登置明堂雷風春撞化為土壤奈何乎彼蒼惟劍之氣與玉之光不隨物以亡寥道南曰予讀黃公使南藁及南坡諸集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直逼古人及攷國史始阨于陳循終阨于石亨豈造物者亦忌才乎贊曰三秦帝京兩淮帝鄉生也挺秀沒也流芳萃菴有贊遂菴有志

誰表遺書以傳奕世

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希賢

吳希賢字汝賢福建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修

英廟實錄陞修撰成化乙巳遷左諭德丁未進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希賢為文章有奇氣尤工於詩每僚友宴會累數百言立就人多服其敏然負氣豪倖人亦以是少之太常鄉陳音銘其墓曰東野昌詩子厚優文君殆兼之永播厥芬廖道南曰予觀莆陽文獻謂希賢與西涯咸稱神童及同舉進士則入相篤厚以故西涯奠文有云國有譽望代有文章非虛語也贊曰有美一人宛清揚兮為蟬則歲蟹有匡兮天球河圖寶物藏兮仰觀斗牛劍氣光兮

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彥

曾彥字士美江西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授修撰時執政欲矯時弊採文以質而彥所對簡約遂置之魁選立文莊公作春聯以贈之彥年已近六十餘矣丁未轉侍讀弘治紀元預修

憲廟實錄遷左諭德甲申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廖道南曰士童而習之白首紛如養其才將

有試也茂其學將有為也乃若老而射策居殿元者在
在前則曾士美在後則唐守之俱遲暮不振無聞于
時惟吳文定公則老而不衰乃克自見豈天之降才
爾殊哉贊曰孰謂桑榆取日虞淵孰謂湛盧貫斗龍
泉壯而行之老而彌堅未酬厥志夫奚取焉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穆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水人幼聰悟日記千餘言弘治
癸丑進士及第授編修己未同考禮闈得倫文叙為
省元癸亥轉侍讀預修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出其
手乙丑復考禮闈得董玘為省元二公皆名士人以

此多穆之知人

武宗登極奉使朝鮮還朝預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值逆瑾柄國怒諸詞林不為
禮乃改汪俊等于新衙門是時穆居外艱改南京禮
部員外郎服闋改兵部瑾敗復職病甚擢侍讀學士
卒廖道南曰子觀李文正公所撰墓誌稱穆事親孝
事長恭悌極群籍公堂廣坐言論英發略無遜避非
其人噤不出一語其所自負每骯髒不下物蓋實錄
也贊曰躍之鏗然鑄之凝然聲之錚然若干將然胡
為而然而胡不然耶豈其然

書

